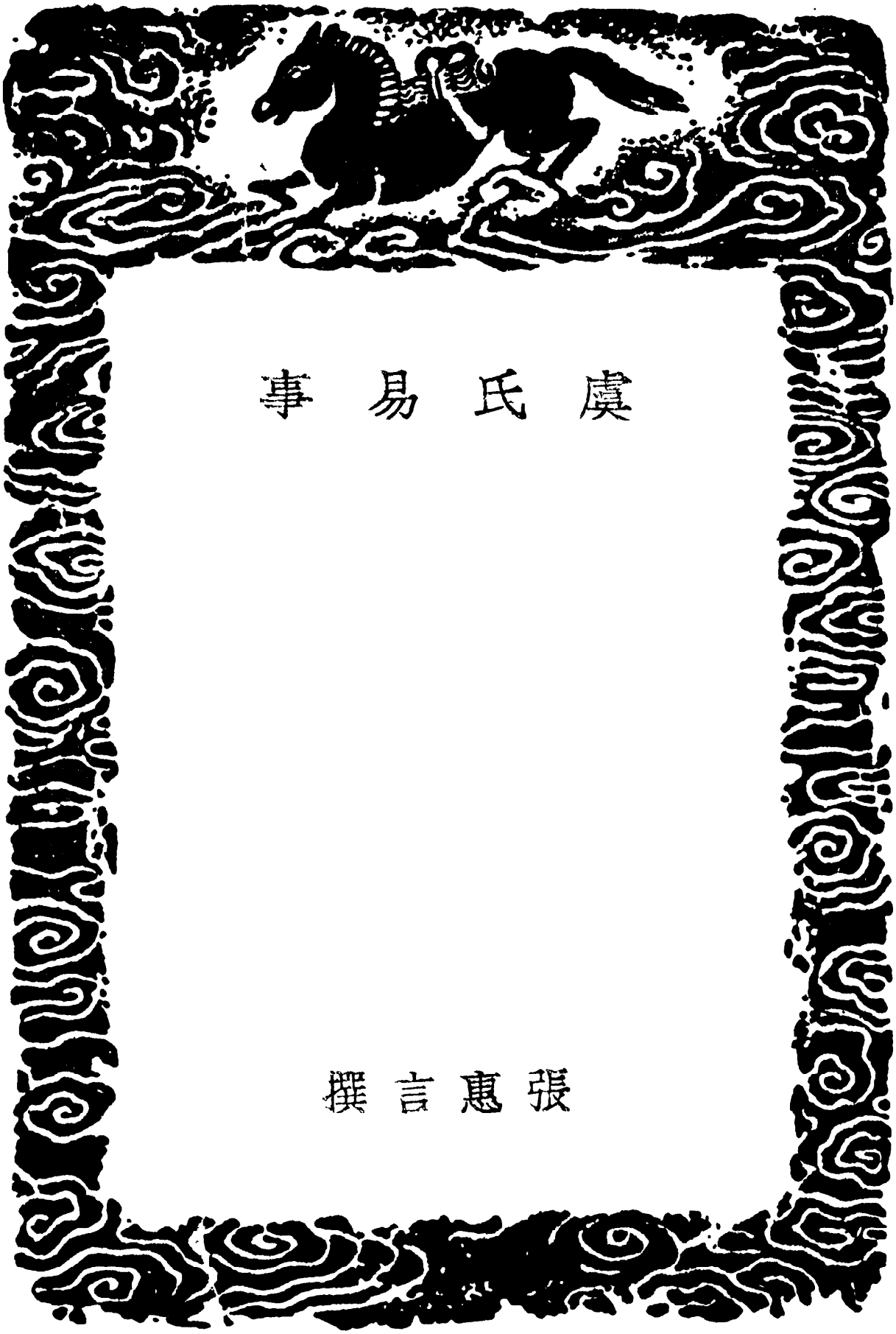
虞氏易事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虞氏易事

張惠言撰

本館據仰視千七百二十
九鶴齋叢書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虞氏易事卷上

清 武進張惠言學

孟氏說易本於氣。而後以人事明之。然虞氏之論象備矣。皆氣也。人事雖具說。然略不貫穿。匪獨虞耳。鄭荀號爲說人事者。爻象亦往往錯雜。後學不得其通。乃始苦其支窒而不能騁。于是悉舉而廢之。而相辯以浮言。日以益衆。夫理者无迹。而象者有依。舍象而言理。雖姬孔靡所據以辯。言其辭。而況多歧之說哉。設使漢之師儒。比事合象。推爻附卦。明示後之學者。有所依逐。至于今曲學之士。千喙一沸。或不至此。雖然夫易廣矣大矣。象无所不具。而事著于一端。則吾未見漢儒之言之略也。述易事去爾。

乾

元亨利貞。孔子贊以四德。易之言元。皆訓爲始。不訓爲大。彖有言大亨者。乾以元始萬物。得其始而大。大非元之本義也。用九用六。聖人明言用。若爻象無變動。是九六无用。此費氏易之誤也。若揲得此九六一爻。然後有一爻之象。則爻變拘而不可用。若乾之坤。乃爲用九。坤之乾。乃爲用六。是二用止二卦。此左氏之誤也。

乾六爻皆君道。荀氏說也。卽繫辭一君二民。二君一民之義。乃通六十四卦言之。其在乾六位。則兼君臣。要之六爻皆聖人之時。虞氏以庖犧位乾五。文王位乾三。鄭以堯之末年。四凶在位。象亢龍。舜受堯禪。爲羣龍无首。干寶以象文武受命。程傳以象舜自側微登帝位。義皆得之。但干寶以後。皆以亢龍爲非道。聖

人反之。然後无悔。則乾不得爲六龍。唯鄭以爲堯之末年。則龍德不失。此以知其精也。

坤

易者乾元主陽。孟氏之易有爻變。故虞義以坤息乾。費氏之易无爻變。故鄭荀之義以坤輔乾。乾六爻聖君。坤六爻聖臣。故鄭注黃裳以舜試天子。周公攝政。注龍戰以聖人喻龍。君子喻蛇。坤雜乾氣。蛇似龍。荀注履霜堅冰。象臣順君命而成之。不習无不利、云陽倡陰和。括囊云迫近于五。謹慎畏懼。則其說雖各異。其主陽一也。自王弼干寶乃有坤初陰生。漸致殺父。陰與陽戰。兩敗俱傷之說。就如其言。初將弒逆。積而至二。乃直方大何哉。此亦說之易破者。而後世競宗之何也。

乾六陽自微至著。天之道也。聖人之德也。坤孕乾而息乾。反剝而復。則撥亂世反之正也。牝馬之貞。聖人之畜德而動也。先迷後得主。著其時也。利西南得朋。正亂在得人也。東北喪朋。安貞吉。未得其人。當安以養德也。堯得舜而後禪。湯得伊尹。文王得太公。而後放伐。皆其事也。既言得朋而後言喪朋者。又明泰否循環。消息互續。故爻變三正泰。四反否。五成觀。上終乾。又入坤。此易之大義也。

履霜堅冰至。君子知微知彰也。坤以初爲牝馬之貞。則聖人受命之爻。陰始凝者。如屯之大得民。創業垂統之義。文言云弒君弒父者。所謂先迷。初履霜則得主也。二西南得朋也。不疑于所行。則以禁亂正暴。然尙如乾二在田。未正位也。三泰否之交。未能定難。四括囊賢人隱。如文王羑里之日也。五正位居體。大一統也。上龍戰。更本牝馬東北喪朋安貞吉也。其血元黃。屯之天造草昧也。若承五言之。則爲得天下之初。

陰陽相薄。草創未定。須與體創樂。乃致太平也。乾帝道也。坤王道。繼治繼亂之道備焉。乾坤所以包六十四卦之義也。

屯

屯於世爲草昧。草昧者。王者創業垂統之時。初以貴下賤。大得民而建侯。若湯文之爲諸侯是也。盤桓利居貞。謂遵養時晦也。初居貞。正己正人。故象曰以經綸。經綸者。經常之法。陽當正位。陰當從陽也。四承五。故往吉。二待三。故不字。上无所承。故泣血。此在下者之道。各承其君。泣血者。徯我后也。三三公。志在輔五。而遠求於坎險之上以自輔。妄興師衆。此猶萇叔之違天。故戒以當澤其民。以待聖人之興而已。五則君位既濟。由初不由五。三膏則下。而五膏則屯。所以凶也。

蒙

蒙者。巽之消息也。其義繼世。受命之主。義在草昧。繼世之主。貴在養正。故乾坤之後。屯蒙爲先。蒙之時。陽道蒙昧。九二以震接巽。則乾革坤。此消息之革蒙也。六五童蒙。九二以陽正之。此陽之包蒙也。爻以坤陰爲蒙。上陽。非蒙也。在艮失位。不能包蒙而擊蒙。變之則反入陰。故不利爲寇而不變也。初已發則能正法。而說四之桎梏。四下求初。可以不困矣。上擊蒙。不足以養五。而可以防三。皆二包蒙之用也。象曰利用禦寇。而爻辭不言用者。擊蒙非正故也。

蒙養之道。外則師傅。內則后妃。納婦吉。子克家。謂母教也。此以二上五爲父。伏巽。出則二爲母。初發震爲

子。則母子之象。與九二包蒙別一義。三勿用取女者。愼妃匹也。此以上艮爲少男。應三爲取女。淫女必亂君。重戒之也。又言利禦寇者。養女子之道。能制其欲。則不受其亂也。此與納婦爲一義。二剛中養蒙。而三之金夫。則二以正爲求。以不正爲淫爲寇。然則瀆而告之。謂之淫寇。不可謂之包蒙也。此師道也。

需

需德在五。而荀氏及後儒皆以乾需坎降而升。陽升陰降。荀氏義。王弼无此義。而不速之客來。則曰三陽坎進。進退无所據如此 則九五不得正天位。其失甚矣。尋消息之義。大壯息陽而爲陰傷。四往折五。雖居正位。陰氣方盛。故宜需養以待其來。乾三爻皆五之用也。初需四。故不犯難行。二需五。非見險者比。乃宜與五同德者。故五澤衍之而變正也。二正。既濟成矣。需之道於是乎就。故三需上而上至也。大壯以乾伐坤。四已折入离。唯上爲坤主。上來就三。則坤體俱從乾。故曰三人。坤就乾則爲人也。觀四注云。乾尊賓坤。故知易以乾爲主。以坤爲客。若以王者之事言之。則初三之需。武王之觀兵也。二之小有言。八百諸侯曰可伐也。上入穴。微子之作賓也。

訟

訟者。以陽訟陰。二爲主而四輔之。然四陽同體。實以五爲訟主也。鄭荀之說。皆以爲二四相訟。而五治之。既於經訟元吉之文不符。或疑注乾剛在上。坎濡失正。故不克。似爲二坎四乾。若然則二宜不克。四亦不克。何歟。此以知虞義之不然也。當遯之時。陰害已成。乾三不勝其憤而往訟之。四爲之輔。終以不克。而陰

勢益張。非救遯之道也。九五中正居上。二四變而各正。三亦動出。臣主一心。靜以安之。則否必休。泰必復。故曰訟元吉也。二邑人三百戶。大夫也。三食舊德。嗣父之事。四卽命渝。始命之官。以此承五。遯不足訟矣。上錫鞶帶。在初四易位時。則以初事辨明錫之。故曰以訟受服。非親與陰訟者也。訟不可成。則辨明非上功。故三正而拕之也。

易爲君子謀。亦爲小人謀。初三二陰。弑父之家。二四不克。實由乎此。然在當爻則三以既入乾家。而爲舊德。亦以以與二同體。而爲不永所事。此大改過之義也。

師見禮篇。

比

屯蒙之後。受以需。次訟。次師。次比。三代以後。用兵有天下者爲正。著於此矣。比五受命之王也。象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王者有天下。封建邦國。五爻曰。王用三驅。失前禽。三驅謂下三陰。前禽謂初。卦曰後夫凶。謂上也。前禽謂禽在前來及左右去者。象迎服者奔者。荀氏以初在應外。以喻殊俗。缶者應內。以喻中國。孚既盈滿中國。終來及初。信及非應。於消息五下初比之。與荀義亦同。蓋若微子奔周。及箕子之朝鮮。皆是也。二比自內。則同姓之封也。四外比之。則異姓之封也。三比之匪人。歐之變正。則所因之國。更置與新者也。上比之无首。始則負固。終而請命。王法所誅矣。

原筮元永貞。何也。王者之興。必有天命。原筮者再筮。再筮而不違。則足以永貞矣。故无咎。謂非天命允歸。

不足以當比。故彖曰。以剛中也。干寶謂如周卜筮定鼎。元永貞謂五正位。則原筮又在其前。干說作也。然原筮者。謂其天地不違。積之至久。卽大有自天右之。吉无不利。非謂臨事而原筮以自審也。周家文王受赤雀。武王受赤烏。原筮之符

小畜凡卦不取消息。別取變來者。蓋文王序卦之義。小畜於消息息豫。而辭取需來。以豫象太平。則小畜不得象畜斂。故取需養以待制作也。

序卦曰。比必有所畜。物畜然後有禮。太元準小畜以斂。蓋畜者畜聚之意。王者受命。萬國親比。立政之初。必畜聚其民。而後可以制禮。小畜者。禮未備。養民之事小也。大畜養賢則大矣。陽爲君。陰爲民。小畜消息以一陰畜復陽。正是坤受乾施。民養於君之象。後儒以四一陰畜止五陽。謂尙往爲剛。欲上行。則五反下行而見止乎。失之甚矣。京氏傳云。小畜之義。在于六四。陰不能固。三連同進。傳曰。密雲不雨。尙往也。然則其義謂一陰所畜者小。必與三相連。然後同進。與虞異義而同指。侯果之徒。始失之也。小畜消息以乾施坤。以坤畜乾。故以夫婦著之。上言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逆戒乾消。此正義也。畜養天下者。貴使民富而知正。正莫先於夫婦。凡陽得陰爲財。六四坤元。上承九五。五所以富也。三變豫坤滅。如車脫輹。脫輹則无所載。无以爲財。五攣二。使變承三。則三亦富。故曰富以其鄰也。上三之婦。二未變則反目。二已變則得積載。積載者。財也。然則上與三之反目。非以不富故乎。注云。需飲食之道。飲食有訟。故爭而反目。蓋民无所養。則不能正室。得積載則夫婦正。月幾望。坎离相望。夫婦正。百室盈止。婦子甯止。其是之謂乎。復自道何也。養民當以道。小惠非德也。初者四之所以畜。故正言之。

小畜主乾元。君子以懿文德。注、君子謂乾。則初當之。五非君。但象富耳。二四皆以財佐人者也。畜民之道。

莫先乎通其有亡。此濟變之務。故曰小。雜卦曰。小畜。寡也。貧寡之寡。

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文王之時。上施不行。西郊之澤。將雨天下。言畜民之急也。

履 消息息謙而取訟來。義在制禮以定爭訟。

履者禮也。不曰禮而曰履者。以爲人之所踐履也。履道柔履剛。以言其和也。然其所以爲禮者。以陽正陰。以乾正坤。故曰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九五之時。四未變。三上易成夬。曰夬履。謂陽德充盛。以決羣陰。禮之定志也。六三在陰則眇而視。跛而履。上來易之。則武人爲於大君。大君謂乾九五也。爲、助也。上以剛武下決兌陰。成乾五之夬履。然後四得變正。而定既濟。上之其旋元吉。謂此也。陽爲德。陰爲邪。克己復禮。此之謂矣。

九家云。太平之世。虎不咥人。蓋如是爲禮之至。

无不正之謂禮。正己者以所交之正爲禮。成己成物也。初之无咎。視四變是也。不正者以正爲禮。二四是也。二在訟時失位。訟陰。故幽于坎。應五履道禮成而陰不爭。故曰幽人貞吉。上禮之成也。其旋元吉。既濟定。六位正。

五以謙坎變滅。象爲不疚。又以四變體坎。爲貞厲。居安思危。以當天位。唯其貞厲。是以不疚。

泰 否

泰之辭言其自否反。否則言其反泰。聖人之道。有治无亂也。泰必言其未泰。否則言既否者。聖人之用也。

泰三乾成則反否。否三陰成不反泰。必至上而復者。易道主陽也。戒懼之至。忠厚之至也。

劉向曰。君子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後儒據以爲三陽在下。當拔而俱升。此謬之大也。泰以天地交。君子在內。則三陽皆已得君。豈當爲在下位乎。唯否時外君子而內小人。故四思拔去三陰。與其類俱得進用。彙、類也。謂三陽。茅茹謂三陰。劉氏之言。與虞符合若此。

程傳以包荒爲包含荒穢。此非也。其以用馮河爲剛勇改革。不遐遺爲深思慮遠。朋亡爲无所牽徇。皆是也。

泰至三而陂。何以持之。唯正位足以持之。坤順于上。乾健于下。所以反否非常正之道也。二上五。既濟定。六位正。故四以其鄰二。上中行則三艱貞而有福。泰以乾爲君。否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謂乾象。注云。坤女主。假義言之。非其義。二之五。不可謂上正君位。乾在下。不以二爻爲君。故四謂之鄰。五取象于帝乙歸妹。象注云。以陰輔陽。二體兌進五。妻道臣道也。大要否泰皆不以五爲君。否二大人吉。五大人吉。二五同稱。大人皆臣耳。

上六城復于隍。否已壞矣。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何也。否泰之交。天下必有強陵弱。衆暴寡者。上本否三上公之國。在泰居上。失國而在邑。故城復于隍。三爲泰主。義得相救。但以平陂之際。而爲上用師。則非朋亡艱貞之道。故其命爲亂。而戒上勿告命于三。以見泰時當修德以服遠。與復上戒用師同義。

否必成于小人。故曰否之匪人。守成以經。克亂以權。故君子不可貞。

大人否亨。注以爲不亂于坤。羣讀否爲不而絕句。非也。否仍如卦名。謂二本大人。雖居三。當否而得亨也。

爻辭以君子得位、正否反泰而言。象曰。儉德避難。則以君子不在內。失位而言。

同人

庖犧消息。同人專取夫婦。文王則以爲君子通天下之志。類族辨物之卦。則義不專于夫婦。同人于野。鄭氏以爲无所不偏。孔疏以爲喻其廣遠。用心无私。其義是也。然若但如王注程傳之說。以同之廣狹爲優劣。則上之于郊。正是于野。何以爲志未得乎。蓋同人義在乾五大正。通天下之志。天下之志所以不通者。以不別其族類也。五以乾照坤。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陰得其陰。陽得其陽。各得其志而大同。則既濟定。體兩坎。坎爲志爲通也。初自師二降。自正以同人。師二坎也。志與人通。人自同之。出門而已无咎矣。二與師震。夫婦也。同孰大于此。乃或欲先上同于五。是猶女子外夫家而內母家。其能不吝乎。三下坎之主也。四二坎之交也。二爻失位。志之不通。實由乎此。故象相攻。治亂者不得不以威。五以大師克之。然僅曰不興。曰弗克。攻則其志猶未爲通者。以上未正也。上乾之盈。是有于野之德者。然失正而不知變。僅足无悔。而五之志未得。則天下未大同也。若上變正。失乾居坎。似爲有悔。而五志得通。則悔卽乾之德。彖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謂乾能體坎而行。今上不行。則于野之德未備。故變其文曰于郊也。上有悔而當變。故注云與乾上同義。或疑于野既是公偏之義。則上公偏何以非同人之道。蓋卦辭于野謂五君之德也。上亢无位。宜與五一心以同天下。今五在下而剛乘三。位正而不應。是无所親。以爲公无所主。以爲偏也。變之使與三同心承五。則似偏有所同。故悔而實正也。

大有

大者陽也。乾五歸坤五。离有乾陽故大。鄭氏以柔得尊位大中。謂大臣有聖明之德。代君爲政。此由不知消息之義。五得乾元也。离日在天。以爲臣象可乎。

以天下之有爲有。則其有大。大有君道也。其大在乎履信思順而尙賢。注云。乾爲賢人。坤在乾下。爲尙賢。故大有諸陽皆賢也。皆五所尙也。然諸爻不能皆有乾德。故又有遏惡揚善之義焉。四惡人也。在鼎足。三公位。戒初曰无交害。戒三曰小人弗克。遏之則變而匪其咎也。三公位。正乾體。有功之臣也。初位卑。上无應。則難自達上。有大有之君。无所事于交也。二有中德。能自正。大夫之爻。爲天子任事之臣也。皆揚善也。交如言其揚善也。威如言其遏惡也。上九綜一卦之義。言順天休命。義不主于一爻。故不以失位爲嫌矣。

謙

鄭氏云。嗛者自貶損以下人。唯艮之堅固。坤之厚順。乃能終之。故君子之人有終也。

謙言侵伐行師。何也。此捊多益寡。稱物平施之義也。湯武不放伐。謙德无終矣。漢文謙讓未遑。非君子之勞謙也。

豫

豫復陽小。象功索作樂何也。坤入乾。乾大功成。以復陽索坤陰。猶王者作樂以和民情也。建侯行師者。樂樂其所自生。順動豫之本也。故豫者陰得陽而豫怡。民豫其上。非爲上者之豫也。卦唯九四一陽。民所由

豫。餘五爻皆陰。則皆受豫于四者。繫爻皆言在上之事。故凶悔吝生焉。又豫雖功成。君子當務養民。故四下息小畜。乃爲大有得。諸爻與四俱息。則爲四朋。故豫爻言豫者皆凶咎。以非陽道也。二五中正。德能自正。故皆不豫。然二正五不正。二在四前。四未下正。故二爲知幾而吉。五在四後。已在小畜。故象能自惕懼。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智者。恆存乎疢疾。貞疾恆不死之謂也。陽之道盛于泰。四朋盍戩泰時。二不終日。亦泰時。至五已過。故疾也。初不自正。四降然後正之。盡失陽體。故鳴豫凶也。上于小畜不正。故冥豫。然正位。故三變得應。亦无咎矣。三有陽非如初上。夬三伏下。特以待四而息。慮其溺于陰。故盱豫而有悔也。聖人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則豫以九四復初爲聖人王者也。以四爲王。則五非君位。故五陰一例爲四朋。後儒泥執五爲君位。遂說之曰。君弱臣強。聖人順動。功成作樂而強臣脅君。豈其倫乎。甚矣其固也。

隨

隨者陰隨陽。序卦曰。豫必有隨。乾鑿度曰。譬猶文王之崇至德。顯中和之美。仁恩所加。靡不隨從。此以民隨君。消息之正義也。陰隨陽莫大于夫婦。隨二月卦。周家法之以爲昏月。故易例不以陰陽爻爲男女。而隨二三皆繫女隨男之辭。象曰。君子以嚮晦入宴息。惠徵士云。太元準爲從。其初一辭曰。日幽嬪之。月冥隨之。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故太元曰。晝以好之。夜以醜之。一晝一夜。陰陽分索。夜道極陰。晝道極陽。牝牡羣貞。則君臣父子夫婦之道備矣。是以元亨利貞。其義是也。

三陰爻。以隨陽爲義。二係五正應。三无應則承四。承應皆陰之隨也。上无應无承。待三正而兩繫于五。此

于本象之隨不著。故不言男女之隨。三陽爻。則以物之所隨爲義。五大亨正之主君也。所謂崇至德。顯中和之美者也。初剛來下柔。乾元之正。天子之大臣也。四爲官。當變而隨之。鄭氏云。是臣出君門。與四方賢人交。有成功之象。四艮亦賢人也。昔舜愼徽五典。五典克從。內于百揆。百揆時序。賓于四門。四門穆穆。是其義是也。四艮賢人。處非正。而三以不正隨之。故凶。能變承五應。初則无咎。是不當爲物所隨。而當隨人者也。小賢役大賢也。三陽爻。有率民之責者。隨人則失位。故變正而上應之。三爲上所隨。而率之以隨于五。其懷德至深。是爲王道之應。故王用享于西山也。

九五孚于嘉注云。陽稱嘉。陽則初三四是也。皆物所隨也。惠以嘉爲嘉禮亦通。

蠱

蠱者事也。序卦曰。以喜隨人者必有事。不必其爲惑亂也。故尙書大傳曰。乃命五史。以書五帝之蠱事。知蠱爲事之通名。但泰至蠱而反否。則爲事須整飭。故雜卦曰。蠱則飭也。

泰否之交爲繼世。蠱從泰來。乾父坤母。通隨從否來。否乾在上。艮在下。爲父子也。故蠱六爻皆爲子道。九家云。子行父事。備物致用而天下治是也。隨夫婦。蠱父子。亦相承也。

卦義在通隨。終則有始。故爻義皆以通隨定其位以爲吉凶。隨初震長子得正。故初曰有子考。明其繼父也。江承之云。此與虞義微異。虞云。艮爲子。無關于初。又蠱繼世之卦。初云有子考。卽繼世之義。繼世當以長子。今云艮爲子。則少子繼世。于義非也。故易事易之。二五得正位。故其辭善。三四失位。故悔吝。失位不可以爲事。故三四不變。上乾元也。變滅雖正。非元亨之道。故亦不變。而象不事

王侯也。上義見禮篇。

馬氏云。所以十日之中唯稱甲者。甲爲十日之首。蠱爲造事之端。故舉初而明事始也。言所以三日者。不令而誅謂之暴。故令先後各三日。使百姓徧習。行而不犯也。馬氏之言先後甲爲艮巽之方非也。其言令先後之義是也。卦辭言治國之事。飭事之道。莫先于施令。故言前後各三日也。先之三日賁。謂以文施令也。後之三日无妄。謂習之无所亡也。

臨

陽至于二。見龍在田。宜升坤五爲君。故元亨利貞。盡有乾德大君之宜。乾九二之利見大人也。乾鑿度曰。臨者大也。陽氣在內。中和之盛。應于盛位。浸大之化。行于萬民。故言宜處王位。施大化。爲大君矣。臣民欲被化之辭也。是其義也。臨者臨民之義。六爻皆君道。初二四上陰陽感通。大人利見。故其辭皆吉。三當終日乾乾之位。故有戒辭。上既濟定。三變有應。故亦吉。蓋卦以乾陽爲君。初二非異物。故其辭同。然二升五而初非其時。故曰貞吉。坤三爻皆言二之德。至臨言下交。知臨之先也。敦臨言厚終。知臨之守也。亦非異物也。三乾道之革。當成泰。三以感于陰失位。在兌。徒以甘辭口說。感人抑末。故无攸利。憂之則正。故无咎。甘雖三象。二亦與焉。所戒者二。非別一人也。大約臨與乾同。只作一人看。

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臨陽至二。上息必泰。既泰而大壯。以至于乾。則遘反而遯消。八月有凶。天之命也。二憂之。故三正之。後卽上與五易位而定。既濟。則不反遯矣。故曰未順命。鄭氏注八月有凶云。終而復

始天命然矣其爲此象發乎

觀取反臨者大觀在上君子德也乾九五也

觀六爻唯以反臨爲義臨三成泰而二上五故成既濟六爻皆言君臨之德觀消卦唯九五大觀在上以臨反之則五正而上可正三初不能正故五爲君坤爲民又臨觀非實相反之卦二陽在上則初二之下象陽伏入陰故唯六三象坤民而初二當臨陽位亦有觀民之責初之上爲艮童上之初艮陽所伏故童觀二之五爲巽女五之二巽陽所伏故闚觀女貞二爻皆以陽伏其下爲小人乘君子失觀道必爲此象者觀消卦初二卽遯爻也三五上辭同所觀者皆三民也民觀君以爲化君觀民以爲教臨時民欲被化以爲大君則二當進五三曰觀我生進退幸之之辭也既正大位則當正天下之不正者使上下易三則上君子得位五曰觀我生君子无咎上曰觀其生君子无咎謂五上爲君子故能觀示坤民使變爲君子也无咎者天下正君乃无咎也上曰觀其生者上爲五之用觀者卽五若爲我生嫌爲上民象曰志未平謂三上未變五志未平也四諸侯爻上承于五獨爲尙賓觀字皆讀如卦名爲觀示之義

噬嗑見禮篇

賁

人文化成天下而小利有攸往何也賁次既濟太平之功立上下交仁義道著大經大法皆已樹立當曲制威儀以定禮文先王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曰小也既濟亨小亦同義明庶政亦言小者无敢折獄尙文德也

法制于已然之後。禮禁于未然之先。其道在去小不正。故五上永貞。分剛文柔。則天人之文成也。

賁之道柔來文剛。臣者君之所以自文。爵位者上所以文賢士。故六爻皆此義。初在下。二未得應。未用之士也。初舍非義之車。二待興業之主。士所以自飾也。三已仕之臣也。賁如濡如。言其文之著也。詩曰。羔裘如濡。毛傳云。潤澤也。是濡之義。守正以正君。則分剛上而文柔之義也。四諸侯。求士者也。白馬翰如。往見初也。詩曰。良馬四之。五陰位。求正于上。賁于邱園。邱園艮山。謂上也。束帛所以聘之。戔戔委積。言其禮多也。荀氏云。五爲王位。體中履和。勤賢之主。尊道之君。其義是也。虞謂以艮斷巽。則取以上正五。其義不殊。但不爲禮聘賢士。則邱園之象虛。固不如荀矣。上之正。化成天下。故上得志。言五聘上。則應二可知。惠士奇易說云。白者五色之一。非无色也。考工記。畫繪之事後素功。言功成于素也。畫繪之功成于素。忠信之質成于禮。後儒謂白賁後于无色。誤解雜卦傳。傳言賁无色。非謂白无色也。賁无色。猶序卦致飾然後亨。則盡耳。此說與虞異。其義甚長。

剝

六三剝无咎。荀義三與上應。无剝害意。故无咎。後儒皆宗之。夫既无剝意。則不得曰剝。既已曰剝。則不得謂无意。蓋剝主陽而言。吉凶皆陽。初二之剝。陽无可正。故凶。聖人深惡遯凶。爲蔑貞也。三剝已成。剝滅于此。歸魂卽在此。終則有始。故无咎。四剝觀五。切近故凶。上乾之初。剝未成。不得就游魂。至五禍極。陰欲承君子。故无不利。卽君子德車是也。諸儒以凶咎屬羣陰。故不可通。凡易言小人。皆戒使改過。遯否之陰。不指爲弑害。豈諜諜言小人之

凶咎哉。上言小人剝廬。乃是戒羣陰也。

復

出入无疾。明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言天地之心也。陰陽消長。以道言之爲剝喪。若以天地言之。則出入皆陽所自爲。何疾之有。反復其道。終則有始。七日來復。天行有常。一消一息。以生萬物。陽爲陰主。有出入而无絕息。此天地之心也。程傳云。先儒皆言靜見天地之心。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荀氏云。陽起初九。爲天地心。萬物之始。吉凶之先。是以動爲天地心。伊川不讀漢人書耳。又云。於動上求靜。是伊川見道精切處。本義言天地生物之心。幾于滅息。而于此乃復可見。則泥程傳而失之。明明經言出入。王弼只知入字。宋儒又只知出字。甚矣其蔽也。

爻以人事言。則復爲有失而得。繫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是爲復禮也。六二于卦義息兌爲初。朋正。位在震下。就初體。故曰下仁。他卦陰在陽上。爲乘剛。此獨吉者。以此之故。二五中道。皆能自正。學知利行者也。二吉而五无咎者。二已正。五當變也。三頻復。困知勉行者也。四與初應。資于師友以復道。象曰以從道也。辭但言初之復。不言吉凶者。能自得師在四也。上坤迷則過而不改者矣。用行師者三也。怙過之人。雖得嚴師。不能督之。卒至于喪君而无征。養成其惡而已。

復在君道爲撥亂反正。修身下仁。改過從道。皆君德也。上爲元惡負固。君德已就。乃可征之。五未正而用師。敗之道也。少康德成。然後討澆。光武卽位收河北。然後征赤眉。此其義也。

无妄

復則不妄。是撥亂反正之道也。元亨利貞。謂定既濟。六位皆正。乾德之大復也。遯時未能如此。則四既正。上不變成益。亦足以无妄。大亂之後。求治不可過。過則匪正有眚。天命不右矣。

初上皆言无妄。初爲主于內。成无妄者也。上定益。亦成无妄者也。初往吉。上行有眚。无妄之義畢矣。中四爻條舉无妄之事。二成初義。不耕而穫。不菑而畬。自然而无亡也。呂氏春秋云。武王至殷郊。不耕而穫是也。五就上義。既已无亡。雖有疾亦不可藥。藥卽匪正也。程傳若舜之有苗是也。四可貞者。可正則正之。明上則不可正也。三无妄之災。雖无亡。亦不能必其无災。受之而已。卽勿藥之義也。象言先王。爻无君位。或以五爲君。非也。

注以坎爲疾。巽艮木石爲藥。上動體坎。疾歸于五。所謂无妄之災。然上不變爲巽。又云勿藥也。五之有喜。无待于上。不可往者。以戒上也。若五必禁上往。以藥已疾。則亦匪正而有眚矣。故曰不可試也。

大畜消息通萃。爻例取大壯。大壯陽傷。陽傷而復。故民不從化也。

太元準小畜以斂。大畜以積。積者斂之多也。序卦小畜在履前。故以養民之財爲義。大畜在頤前。故以養民之德爲義。養賢亦養民也。

无妄之後。民未被化者猶多。大畜以乾養坤四五。凝乾則道大行而成既濟。初利已者。童牛未告。犯之成災。猶梗化之民。不可速治。亦无妄不利有攸往。復用師大敗之義也。二車說輹。坤已消兩。乾未成。尙未可往。所說之車。卽三輿衛也。至三則二升五降。陰得畜陽。可以告牛。豶豕雖尙文德。必有武備。故曰閑輿衛。

良馬逐者。時不可緩。故雜卦曰。大畜時也。童牛豶豕。皆四也。在四則象告之。在五則象已豶而生牙。有喜有慶者。民既被化。喜慶歸于君也。此則道大行。上何天之衢矣。大畜以乾爲君。坤爲民。不家食養賢。賢謂艮。養之者乾也。故四五爲民。俗儒誤讀能健止爲止健。以爲艮止乾。又泥五爲君而止二。四爲臣而止初。然則易以坤爲君。乾爲民耶。何其悖也。

頤消息天地。合非王者得位之象。故取晉來。

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初聖人也。上賢也。四陰民也。養正者五。上易位。三變正。上爻辭曰由頤。則五三之正。皆由于上也。故爻變之次。至上而後易五。五曰居貞。不可涉大川。三曰利涉大川。五象曰順以從上。謂此也。五正而後三變應上。上未變而三无變。動无所應。雖正猶凶。謂民不從上。故不可用也。四在艮體。得應于初。民以欲求君而早得遂者。故吉无咎。初之義在養賢。而獨應于四。則養非所養。在四吉而初凶矣。注以朵頤謂初。似非上體。晉。离爲靈龜。三變四在震。爲朵頤。初离目。自下觀之。謂初不養上而養四則凶。二逆乘初。上施難及五。又未正。故不得所養。征而求之。失其應與。故凶也。雜卦注云。五之正爲功。三出坎爲聖。而三道大悖者。爻據三陰先五動而言。在陰則剝陽。在陽則抗上。故道大悖。雜卦注據五上易位。三變而言。則既濟定。爲聖人之功。然亦謂乾爲聖耳。非以三爻爲聖。何以知之。注云。與蒙以養正聖功同義。蒙三淫女。未嘗正也。

自求口實。非養賢之義。象曰。愼言語。節飲食也。愼與節之道。在正而已。或以中四爻爲求口實之道。

大過取大壯來。傷而死。皆以失位也。

大過陽死。國家傾覆之時。棟橈者。梁木壞。大廈傾也。此時當急起救之。故利有攸往乃亨。然其取二變何。大者過。救之莫大乎正其本也。爻則言其用。

大過之時。過以相與何也。權也。然權有中焉。老夫女妻。權之中也。老婦士夫。非其中也。二大者過也。五大者壯也。二之取女妻。繼世承祀。陽壇于陰。故无不利也。上之應老夫。忘身爲君。義不顧私。雖至滅頂。猶爲无咎也。五之取老婦。赫然奮興。遠求耇長。可以振一時之衰。而不可以久。故雖无譽。亦无咎也。初之應士。夫明知功業之不可就。而以其身爲後起之藉。故繫曰慎之至也。爻亦无咎。蓋初下有伏震。遘巽又生其下。陰陽之壇。正在此爻。故繫曰慎斯術也以往。其蔑不濟矣。然能慎則爲權濟。不慎則爲失身。狄梁公之事是已。故象曰亦可醜也。三正位而撓。四失位而隆。大過之時。非可以拘謹爲正。三在巽上。四體乾成也。三四任大過之責者也。三撓有輔。益撓故過。上與二不應也。四不撓乎下。故隆。故過初與五。不散有它也。撓與隆皆所以貞大過。四非優而三非劣也。

獨立不懼。遯世无悶。又出一義。

坎取觀來。大過之後。復觀乾五。

坎于消息征离正邦。設險以守。于序卦大過利往。亨于險中。復得其常。水流而不盈者五也。行險而不失其信者二也。五正二變。建萬國。親諸侯。聖王所以孚險也。

坎義以乾亨坤。取剛柔相際。陰爲陽輔。然後可以習坎。四五正位相承。其義最著。故尊酒簋二用缶之象

見焉。二已變。親諸侯也。上比之後夫。故爲罪人。二行險體師。當征不服。故不卽言變。正以坎險之時。但能據初小得而已。明不用師。當用德行教事也。三體師輿尸。曰勿用者。謂勿用師也。明二求小得之義也。坎爲法。德教之而不率。則刑以正之。法之平如水。此上義也。

离見禮篇。取遯來者。下經有父子之象也。

虞氏易事卷下

咸

咸莫大于男女。卦言取女吉。爻則言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也。坎爲心。四與初易位成既濟。體兩坎。五爲上之心。三爲下之心。二承三。上就五。各于其黨。則天下和平之義也。三五皆人之心。聖人之感人心在四。四變則坎心交上下也。以爻位言之。初爲母。二爲腓。三爲股。下體也。四爲心。五爲脢。上爲舌。上體也。四感上爲往。感初爲來。心无不之也。動之端起于母。以心感母。則母動而腓股相隨。脢依心而不動者也。舌亦不與身俱動。而常通人之心。故朋從爾思。謂上爲四感也。五志末。上爲五感也。咸其輔頰舌。上爲三感也。三爻皆心。故无所不感。若以一身而言。則四朋從正也。在上體從脢亦正也。三股非能感口。故變三象爲輔頰。荀氏以兌爲輔頰。則言舌自足爲口說。何必累三物爲象乎。脢謂夾脊肉。坎爲脊。陰爲肉。四已變則五感二陰。象唯言志末者。上逆乘嫌非正。故明其與坎爲志耳。初在下則爲母。在四則爲脢。與三輔頰義同。五感四上。三感二。四感初。而獨无所比者。天君定。百體順從。藏于內而不見所用也。

初咸其母。四感之。二咸其腓。三感之。三咸其股。謂感二五。咸其脢。謂感四上。咸之道男下女。陽感陰。惠徵士以二感三。上感五。非也。上咸輔頰舌。則三上交相感。以非陰陽之感道也。九四不言咸。心不可偏有所感也。故曰天下何思何慮。

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謂思之所至。感以正則无不從。繫以寒暑日月往來爲說。則往來非私意明矣。往來非私。則朋從非黨。殊途同歸。一致百慮。正謂此憧憧往來耳。象曰未光大者。謂四未正。故憧憧往來。以求光大也。宋儒不知觀象。故其說紕繆爲甚。

山澤通氣。上之媵口說。感之盛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感于心。故通于口。鄭氏以爲感道至薄。非也。

君子以虛受人。君子謂乾。虛謂坤。乾以坤爲用。

恆

恆之義主于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也。久于其道。謂卦變之益。三立不易方、獨不之變。則上應之而成既濟。已成既濟。然後之益。是爲終則又始。合于天行。蓋不變不可以爲恆。不正不可以爲恆。三上正位。終變成益。聖人久于其道之象也。二五之正。正之易見者也。故二悔亡。五恆其德。三之正。正之難見者也。故重戒之。易方而羞至。羞至而後正。則无及也。四承五者也。五正而正矣。故曰貞婦人吉。四曰田无禽。但利五之正而已。初與上。視三爲吉凶者也。三不恆其德。初上俱凶。三恆則俱无凶者。故恆之道。六五之辭盡之。婦人從一而終。則四吉可知也。夫子從婦凶。初所以无攸利也。恆其德于五。不言吉。吉凶由于三也。乾既在五。則三卽五之德。有五之正。自有三之久于其道。故五言恆其德也。上三之應。故以爲不恆之徵。三不恆則上震。凡德不常者。未有不妄動者也。初之象曰始求深者。謂五貞婦人。夫子從婦。始求之于深。潛不于三而于初。則失其序。非恆之道。故凶矣。戒五當正。三久道。然後正初四也。爲政先正己而後正人。

求之又當有漸也。

遯

遯以君子退避而言。乾之初二。伏入二陰之下。吉凶之辭。皆主于陽。非以二陰爲小人。亦非卽二陰爲君子。遯亨者。君子避小人。所以救亂。非曰遠害而已。小利貞。正亂當始于小者。若不以漸。驟圖其大。未有不速禍者也。

初陽在下失位。二正位者也。故以爲陽之貞。遯之義三消成否。上來反三。則初四易位而定。既濟。初陽先否而出。三消成无妄之災。故初時宜靜。遯尾者。二黃牛之尾。執其尾不足以固也。三消入否。謂之係遯。有係于上。其本不能消遯而去之。以俟上來易位。所謂權也。上來畜臣妾。二得執之。共固其志。則初四易而否反。故四曰君子吉。小人否。明撥亂反正。自此爻始。上之无不利。卽三之畜臣妾。二之執黃牛也。五得位。貞之而已。諸言遯者。皆主陽也。二已正陰。故獨不言遯。王孔之義。以爲二居內處中。非遯之人。能固遯者而留之。爲遯之主是也。上曰肥遯。肥。子夏傳云饒裕。自上復三。二爲之主。進退優裕也。四曰好遯。人之好我。示我周行。亦主二言也。五曰嘉遯。既濟定。遯已亨。嘉美之至也。二固志。五正志。遯之亨。亨于二五之同志也。

大壯

京氏鄭氏以壯爲強。馬氏及虞以爲傷。以兌象毀折。則傷義爲長。序卦曰。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

者。遯則退。大壯則止。繼之曰。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明大壯止。故晉進相受。若壯爲強。不可壯。何以宜進耶。

大壯利貞。大者正也。君子失位而傷。當正之于其本。與遯小利貞對言之。故卦義在四。正位折五。初與四正應。四失正。凶及初。三非其位而觸坤。亦以四不正。故羸角。當軸者傷而同類銳進。未有能濟也。唯二得中自正以待四。故吉矣。六五降居四。得正處和。小人悔過。盡喪其凶德。故曰傷羊于易。易變易。猶言豹變也。三觸上欲變之。乃四五已正。則上爲巽而角仍羸。是不能退。上復變正。則三失應。是不能遂。三之受壯更甚。是三之始謀失。故象曰不詳也。謂三不詳度也。唯三正以待四五。四已之五。則三居坎而應坎。小人正而從我。故曰艱則吉也。五主四言之。上主三言之。易君子事也。注以乾善爲詳。不得三應。故不詳。則不能退不能遂。主小人言。與羝羊觸藩不屬。似非也。

三羝羊。五喪羊。同象者。小人傷君子。若羊之很。君子不勝其忿而與之角。則其很亦无以異矣。所以戒三也。

晉見禮篇。

明夷見禮篇。

明夷取反晉。序卦曰。進必有所傷。謂柔進上行。既麗大明。則將有所誅傷。說者謂進而不已必傷。非其義。

家人

王道始于正家。家人所以次明夷。序卦曰。傷于外者必反于家。謂所以求天下。當反求諸家也。易言權。而於家人父子兄弟夫婦之閒。常變備矣。能經而不能權。伯奇申生之所以爲愚也。權也者如是。而後有正者也。故曰反經合道。

家人有父母兄弟之象。而卦唯曰利女貞。關雎之義也。五爲父。二爲母。初爲夫。四爲婦。三正家。天下定矣。三動時。初震五艮爲兄弟。三坎中男。交震艮之閒。爻辭詳于父母夫婦。而兄弟不言者。父母夫婦正。則兄弟正可知也。行權在三者。舜之于象。周公之于管蔡。家之變于是爲重也。

睽取大壯來者。陽失正而傷。故有睽。與家人正家義相次。

序卦雖云家道乖。爻唯三上言婚媾。餘皆言朋友之交。蓋以六五應蹇五。二五不得爲夫婦故也。

睽小事吉。義與遯小利貞同。書曰。怨不在大。

睽義主五得中而應乎剛。然後同天地。通男女。類萬物。故爻五伏陽出。然後正四。厥宗噬膚是也。時二未正。故曰噬也。四變然後二變。初喪坎馬。得震馬。二遇主于巷。四遇元夫是也。其時三未正也。上乃與三易位。上遇雨。三有終是也。初復初也。于爻獨正位。睽乖之時。應四惡人。故有咎悔。既自正于初。故四去則勿逐。四來則見之。二以爲主則遇之。繫取无妄則此也。五應乾五。義不及二。蒙而就初。得其所主。二本體兌之震。震兌爲朋。禮有主友則是也。巷者大道之徑路。二應五爲正。比初爲巷。故象曰未失道也。初二之象。皆在五正之後。四與上不正。據陰睽之尤甚者。故爻曰睽孤。四惡人。以不正取三。故三見其輿。見其牛。見

其人也。乾五出噬四。四變而遇元夫交孚。則惡人之睽通矣。上以不正乘坎。以疑相睽。其顧五。非欲據五。乃疑五也。故四未變則見豕見車。四變則負塗載鬼。四實未變。上疑當變耳。及五已變而知三爲已應。又以不正寇之。故自上往則三張之弧。自三來則壺復空設。故戒之以與三易位。而上之睽乃通。故象曰羣疑亡也。五能孚惡人之強。通積疑之蔽。故曰睽之時用大矣哉。

五以乾爲宗何也。乾魂歸離。不爲夫婦。五女子。故稱宗。與同人于宗同義。

蹇取觀來者。九五正位。故能濟蹇。

蹇者險難。與屯之難生不同。屯草昧。聖人將起。宜以有事。蹇陽將老。天步艱難。宜見險而止。消息三下臨通睽。乾元凝坤。大過繼世。則出險矣。其在卦義。則蹇時維得賢可以濟之。三之睽兌爲朋。五乾坤相應。是得人之象。故五曰大蹇朋來。卽卦辭之利西南也。若以爻論。則二五相應中正。爲君臣同心以濟蹇。卦辭曰利見大人。二曰王臣蹇蹇。方蹇之時。專任一人則得其用。若羣臣各逞其志。則生事多矣。故諸爻於戒其往也。上在五朋來之後。則睽坤既通于此。應三以就五。則事功可立。故利見大人也。

坤于西南則得朋。東北喪朋則安貞。皆吉也。蹇解之時。陽可出而不可入。故利西南。不利東北。坤元未出也。

解

解以臨初之四。兌震爲朋。散陰升陽。西南得朋之義。二往之五。四又得朋。九四朋至斯孚是也。故曰利西

南。君子不得朋。无以免乎險矣。以初之四。非其正位。不足以有功。初之四。所以道五。非有所往也。陽以升五爲有所往。故曰无所往。其來復吉。二當往正五。故曰有攸往夙吉。四體師。將帥之事。二正天位。王者之事也。解者。君子之治小人。必赦過宥罪。殲其甚者而已。九二田獲三狐。謂初三五三陰。皆小人也。唯三罪不可赦。故三伏陽。射隼三死。大過則悖解。而初及五皆在所宥。五退居三。得中應乾。所謂有孚于小人也。四解而母。初則无咎。母者足大指動之端。坤迷于上。臨初上而坤四下。故初陰爲四所解之母。與五成孚。亦有孚于小人也。爻變之次。二五先易。四初次正。伏陽最後出。小人惡稔而後殲之也。隼與高庸。大過死象。皆本其初言之。一以見小人怙惡不改。一以見君子解悖不要其時。以就赦過宥罪之義。上應而三利。亦與五爲孚可知。

虞注六三。以繫爻困二變入宮。萃五之三。伐暴爲象。若依本卦爻動。則二變三在艮。爲負。初未正。三在坤上。爲乘。三伏陽出。射隼爲寇。至三出四。已下坎爲寇矣。

損

損。衰之始。序卦曰。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謂泰道已盛。人心解緩。則必衰損。損之時。唯禮可以已之。禮莫大于祭。故舉二簋用享。

損下益上。疑于不孚。不得吉有咎。不正不利。故曰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天子祭禮八簋。降損至士二。敦同姓則用二簋。禮以別尊卑。定親疏。故用損而益。可以持泰也。祭祀之事。唯嚴則誠。故曰駿

奔走在廟。遄往者。不可以解緩也。天下已定。未遑制禮。先定祀事。故禮記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燔柴于上帝。祈于社稷。設奠于牧室。遂帥天下諸侯。執豆籩。駿奔走。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此祀事遄往也。初欲二上五之辭。然後損益其禮以達于下。故曰酌損之。初欲上益三之辭。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雖有其德。苟无其位。不敢祚禮樂焉。故曰利貞征凶。不自貶損。乃可以益人也。致一禮之本也。徵忿窒欲。損其私。一于禮而已。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禮有經而等者。損一人也。有損之而益者。得其友也。如此而後誠若。故曰致一。人之所喜。非其正則爲疾。所疾得其正則有喜。損其疾。使遄有喜。四欲二上五之辭。徵忿窒欲之事也。遄與初遄往同義。

五元吉。二上正位。益之時也。制作大行。天且弗違。何所不益。謂上來益三。

上下定。剛柔正。所以損下。皆所以益下。故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此初所謂酌損之也。上之三三公。制作者。天子之事。而酌損必由于人臣。制作定。天下一統。故得臣无家也。一說如周公制作既備。當封爲諸侯。故得臣无家。臣謂卿大夫士。大夫稱家。書曰。告周公其後也。此亦損上益下之事。

益

損之爻。二五正成益。三上易位成既濟。損本既濟之卦也。益之爻。上益三成既濟。三伏陽出。上下益。初以其彙反泰。益未濟之卦。當反泰。爻位不正。不足以反。故上下正三。非遂定既濟。故曰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益皆益下之事。故曰益以興利。民利莫大于農。初曰大作。二亨帝。以祈穀也。損益上。十朋之龜在五。益益下。十朋之龜在二。其實皆五之德也。三凶事。死喪也。告用圭。賵賻也。四遷邦宅民也。養生喪死定居。益之事備矣。五曰有孚惠我德。羣黎百姓。徧爲爾德也。上不益之戒。

益象遷善改過。善之與過。何以決之。亦曰禮而已。二亨帝。吉禮之大者也。三用圭。凶禮之大者也。四遷邦。軍禮之大者也。中行告公。賓禮之大者也。大作以厚下。惠心以臨上。以此自律。則善與過可得而遷之改之矣。其要又在于立心之恆。故上以爲戒。

夬

序卦曰。益而不已則決。謂益道不已。必能盡去羣陰。故決小人也。韓康伯乃以爲益盈而決。謬哉。

揚于王庭。鄭氏云。小人乘君子。罪惡上聞于聖人之朝。小人之勢重。故決之不可以不慎也。孚號有厲。孚謂二五。君臣同心以相號戒。爻曰惕號莫夜是也。告自邑。不利卽戎。謂當播告于民。以散其衆。不用兵戎以與之爭。邑謂小人之邑。後儒乃謂自治己邑。君子決小人。豈宜邑尙未有治邪。

夬德健而說。決而和。非和非說。不足以決。則卽戎之道也。九五莧睦。所以爲中行也。五陽貴在同心。二惕號。孚于五也。四聞言不信。則前趾傷而初受其咎。安足以決小人乎。三雖上應。而獨行有慍。與陽同心也。故雖傷而无咎。上无號。戒小人也。以无號而凶。明四不牽羊。三不獨行。則上不得凶也。亦戒君子也。

遘

遘初龍蛇俱蟄。陰陽爭。死生分。君子小人之幾。故遘言防小人。卽言用君子。繫于金柅。小人也。有隕自天。君子也。諸儒然言制陰耳。唯程傳云。人君至誠降屈。以求天下之賢。未有不遇者。高宗感于夢寐。文王遇于漁釣。皆由是道也。與象爲脗合。二不利賓。謂四。見禮篇。二大夫有進退人才之責者也。故二包初則不害于四。恐其不利賓。故包之也。四包无魚。謂不任去邪之責也。起凶者。謂二不包初。則初自下起而代四。以小人代君子。故凶也。五含章。剛遇中正。則四隕自天而正初。以君子正小人。故天下大行也。以杞苞瓜者。乾瓜。四位也。巽爲杞。四正也。以四正初而初來。巽四則杞。爲瓜之苞。同氣相得矣。三夬之四。初豕之舍也。息陽而陰生。其諸諸葛之于馬謖。趙鼎之于秦檜乎。故不象夬三之獨行。而象夬四之臀无膚。謂其行之不能遂也。然志在乾元。何大咎之有。故象曰未牽也。上无位而不正。角者所以觸。雖有觸陰之志。非位故吝。正乃无咎。

遘女壯三字爲句。以陽遘女。將爲所傷也。鄭氏以壯爲強。故云一女當五男。一女當五男。非事之情。藉使有之。衆之所棄。何待戒而弗取乎。繫于金柅。九家易云。絲繫于柅。猶女繫于男。以喻初宜繫二是也。二操初爲羸豕。雖孚猶躅躅。言陰之難馴也。

萃見禮篇。取觀來者。大觀在上。

衆萃而不得所主則亂。故以除戎器。戒不虞。王者聚四海九州之美。以奉其親。四方以其職來祭。萃之屬莫大焉。諸侯朝宗于王。其次也。兼以戒不虞之象。則時會一事兼之。故特用爲義。

升見禮篇。

困

困亦文王與紂之事也。乾鑿度以爲九二象文王爲紂之大夫。困于酒食者。困于祿也。朱紱者。天子賜之服。九五象文王爲紂諸侯。諸侯赤紱。象氏又以四爲諸侯有明德當王者。獨文王將王。天子制用朱紱。今以象觀之。困由剛弇。則罪在上。而上受困于三。則三尤罪首。初在下承陽。非小人。五弇于上。二據于三。四之初。歷二坎三陽皆困。禮曰。紱君朱。大夫赤。五爲君。象文王則近之矣。文王爲三公。而以大夫象。豈其然歟。九四不當尊。又非亨主。何爲而象王者乎。蓋五爲諸侯之困。二爲大夫之困。卦義如是。緯皆以文王況之。其實非故說文王也。當困之時。君貞于上。臣輔之于下。可以有亨。五未得二。雖足以刑小人。而不免于困。二應乃有說也。言君以求賢爲急也。劓刖謂誅。三如文王當困時亦得伐崇也。二困于酒食。鄭氏謂祿薄不足以供酒食。然象有酒食。則非不足供。蓋鄭氏誤解乾鑿度文也。困于祿。謂臣食驕君之祿。不足以行道。適以自困。此太公膠鬲所以避紂也。朱紱方來。五求之則變正而應二。爻皆言享祀者。象曰受福也。祭祀以喻君臣之交。其在禮則當困而祭。卽順災祥。弭罪疾。甯風旱也。四亦五臣也。志在求初以自輔。有終者。明其爲臣道也。或曰。金車乾象。與二同。大夫之車也。四志在下。欲與初俱隱。初入幽谷。隱士也。三積不善。五加之刑。伏陽出據其位。以上正上六。則上亦改行而征吉。解云有孚于小人。亦是也。爻變初先正四。注云易位。亦似非。爲以四變二次之。三陽最後出。三注以二變爲象。則爲參錯。案義四變時。三在艮山下。故困于石。二坎爻在下。艮手據

之。故據于蒺藜。巽爲入。四動艮爲宮。故入于其宮。离目兌妻皆毀。故不見其妻。三伏陽未出。故凶也。又案初入幽谷。由三困之。四之困。亦當由三非由二。三坤爲轝。四乾飾其上爲金。金轝轝路。諸侯之車也。周禮同姓以封。殷亦當然。其謂微箕之屬歟。

井

序卦曰。困乎上者必反下。義與傷乎外者反于家同。謂見困乎上。當反而勞民勸相也。鄭氏云。井、法也。猶君子以政教養天下。惠澤无窮也。太元亦準井以法。以勞民勸相之義求之。則井爲法審矣。改邑不改井。三王治法同道也。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无喪。守法也。无得。无所作也。往來井井。小因革以就時也。如此幾至矣。而未得大成。謂聖人不得位。不敢作禮樂。若守文之世。率由舊典者也。井、法也。水之上則人也。井羸其瓶。則人敗法矣。是以凶也。

井泥不食。下也。下焉者雖善不尊也。舊井无禽。時舍也。上焉者雖善无徵也。井谷射鮒。谷者。水半見于口。井之泉也。井有谷而僅射鮒。則以甕之敝漏。卦所謂羸其瓶也。鄭氏云。夫感動天地。此魚之至大。中孚遯魚。射鮒井谷。此魚之至小。故以相況。謂法具而人棄之也。九三求王明。謂如文王孔子修具禮制。王者用之。則養天下也。四甃初。謂三王之道若循環。王者受命。反先王之法損益之。故无咎也。五洌寒泉。用法也。上則化大行。成王之孚。故曰大成。于消息井次泰。既濟次井。制法養天下。宜其濟矣。

革取遯來救亂也。

序卦曰。井道不可不革也。謂立法之道。三王更革。

革之言己日。猶蠱之甲。巽之庚也。甲者事之始。庚者物之成。己者。說文云。中宮。象萬物辟藏詘也。漢書云。理紀于己。鄭注月令云。己之言起也。然則王者起而理紀萬物。萬物辟詘。故以言革命之日也。

蒙革者坤之元。故象湯武以坤臣爲君。爻言虎變。謂以坤四革乾四。象改命也。然湯武之象自在九五。四雖正位。以象小人革面。上爻注。面謂四是也。非坤四爲湯武。革旁通蒙。自初而上。至五正位而後革四。故曰有孚改命。四革之後。以陰爲小人。喻從逆之黨。初二三皆非改命之時。而時有深淺。初最先。鞏用黃牛之革。遵養而已。二离爻。有己日之義。乃者緩辭。言宜需也。三迫乎四。故有革言。革言猶周之酆謀和寤也。征凶在爻爲應上。三上同德。相與改命也。四之悔亡。卽五之虎變。上君子佐命之臣也。見四之革面于此爻者。三上之應。四爲之閒。至此而通也。然征凶者。天下已定。當輯兵威。豹變之義在居貞。上若之三。則爲相與以討餘惡。小人旣已革面。則釋之矣。

鼎取大壯來。革命之後又陽傷。所以妾子爲君也。

鼎于消息剝復之際。序卦革命之後。昔者夏后鑄鼎。三代遷之。成王定鼎于郟鄏。故以鼎象正位凝命也。鼎之正位在三。享上帝。養聖賢。皆三之象。故知鼎以三爲君也。周道尊尊。長子繼位其正也。正位之最重者。莫大乎庶子王。故初二爻言之。見禮篇。三已正位。然凝命之道。莫大乎養聖賢。養聖賢由于耳目聰明。鼎耳革。其行塞。耳目不聰明也。雉膏不食。不養聖賢也。如是雖有鼎之位。而无鼎之用。故象曰失其義也。故

能權變而應上。則養聖賢之象成。而澤流天下。象方雨也。三變未濟。兩坎爲鼎耳。然後五得正。五已正。二四初前正者皆正。三復受上動出爲鉉。成既濟。五之金鉉。上之玉鉉。皆三也。五上兩爻。享帝養賢之象也。故注云。體大有上九。四折足覆餗。鼎三足。象三公。四惡人當公位。養聖賢則必去不肖。所以服大刑也。蓋初二爻正位之事。上四爻凝命之事。

震

長子主器。但就守宗廟社稷一義而言。全卦則不主此。象曰。君子以恐懼修省。故知震來虩虩。以恐致福。乃可以震驚百里。而守匕鬯矣。繫曰。震无咎者存乎悔。震之道始乎咎。終乎无咎。吉凶以位差之。初正乾元。无所咎悔。不必有恐懼也。然四二之于上。則非復初。故必震來虩虩。而後笑言啞啞。震去其不正者也。二亦正位。在震則爲乘剛。喪貝躋九陵。以四也。勿逐七日得。以四來也。此爲與初共吉凶。三失位又臨陽。唯二三死坤中。以震爲反生。故爲復蘇而得无眚。此以知改過无大皆无咎也。四來虩虩。卦與初已言之。震遂泥。言其之五。所謂恐致福也。不言其吉者。爻不正。終始坎中。如遂于泥。未易得出。故體屯五施未光。雷雨之動滿形時也。宋儒以爲滯溺不反。雷震出滯。安見反溺者哉。六五不正而有中德。不正故往來厲。中故无喪。陽出也。无喪與二七日得同。亦喪而復得。或謂二喪。五无喪者。不知陰陽者也。有事。卽彖曰守宗廟社稷也。上六正位。已无所失。而以不得應爲懼。四上之五。則三正而有應矣。又以乘剛之逆爲懼。是恐懼最豫者。故始則征凶而終得婚媾也。有言者。謂得交親。非相惡之言。

艮

程傳云。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動于欲也。故艮之道當艮其背。所見在前。而背乃背之。止于所不見。則无欲以動其心。而止乃安。不獲其身。謂忘我也。行其庭。不見其人。謂不交于物也。本義云。艮其背而不獲其身者。止而止也。行其庭而不見其人者。行而止也。

程傳云。艮其趾。止于動之初也。艮其限。是確乎止而不復能進退者也。人之止難于久終。故節或移于晚。守或失于終。事或廢于久。上九能敦厚于終。止道之至善。所以吉也。

上爲時止。三爲時行。人之一身皆動。而背獨止。止者非不動。謂思不出位。各得其職之謂也。惠士奇易說。以艮其背不獲其身爲上。行其庭不見其人爲三。又以上九敦艮爲艮其背。皆是。初二承三。時行者也。爲趾爲腓。動止恆隨三。三爲之心。不取其隨。則心不快。然動之中有止焉。艮其趾。艮其腓。所以行其庭不見其人也。三當時行。猶人之要限。內經謂之天樞。人身上下之氣所交于此而止焉。猶下起而上掣之。裂其賁矣。行庭不見其人者。內外各得也。三止則外固拒而內不安。猶盜在門而闇心危矣。此告子之不動心也。四五兼屬震艮者也。四身爲腹。腹之動唯妊身。自得其止者也。故无咎。五輔爲言動而尤當止者也。中正則有孚。上之敦艮。盎于背矣。所謂艮其背不獲其身也。此皆虞氏之義。程朱能言時止而未能言時行。故謂二隨三爲不得其志。四艮身爲不足以及天下。五艮輔爲君德不全。顯背經文以成其義。漢儒說理。豈不優于宋人哉。

漸

凡進必以漸。義莫著于女歸。詩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是謂漸也。故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君子以漸進。則居賢德善俗。故曰可以正邦。此九三之德。剛得中。止而巽。皆謂九三有如是之德。乃可以正邦也。居賢德善俗。非權不濟。家人、漸。皆君子之盛德。

初艮下爲干。二艮中爲磐。三坎變坤爲陸。皆本位也。四順五爲木。五以四在艮中爲陵。三已變。上以三爲陸。象與下三爻不同。卦以進爲義。下卦有進。上卦非進也。五據四爲夫婦。上反三成既濟。故其象如此。後儒不知此義。遂疑上九陸字之誤。不知若以各爻漸上。則木已高于陵矣。豈必陵高于陸哉。

卦義以九三正邦。而爻辭獨凶。何也。鴻漸于陸則三變。變則三入坤。若不與上易位。則不正而凶。故上之其羽可用爲儀者。三正邦之德也。三之不復不育者。六三當受上也。利用禦寇者。明三之變與受。皆五之用也。

初下位艮。小子有言者。敷納以言。士所以進。故義无咎也。飲食衎衎。則受祿矣。故曰不素飽也。桷、榱椽。順于棟而成宇。五尊爲棟。則三輔之爲桷。然則木者棟也。不言棟而言木。就鴻所漸言之。王弼云。鳥而之木。得其宜也。或得其桷。遇安棲也。五當爲四禦寇。使三易上成既濟。故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也。

歸妹 見禮篇

歸妹昏姻之義。文王制禮。八月非昏期。故曰征凶无攸利耳。王弼云。以少女而與長男交。少女所不樂。而

今說以動。必娣媵。其言瀆嫚不經。宋以後之解。遂以卦名不曰女歸而曰歸妹。爲女不待男行而自歸。則象傳安得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乎。

豐

豐者大。明以動故大。王者不光照天下。不足以爲明。不動不足以照天下。日者至明至動。故宜日中也。折獄致刑。明動之尤著也。卦自噬嗑九四不正而繫坎獄。上來之三。折之則折獄致刑。當以三折四爲主。折其右肱是也。見禮篇。三折四故四變而五發。爻次如此。卦義正照天下。王假大獄。日中之大成于此。故五動而四變也。初九遇其妃主。鄭氏以爲初往朝四。雖旬无咎。朝聘之禮。不過十日也。此于噬嗑成豐之義无當。蓋非虞義。四幽在獄。初爲其應。妃主者。主友也。四變得正。初得其友。故遇妃主。雖旬无咎者。士師之法。旬而職聽于朝。過旬日則四惡人不除。初不得妃主矣。故災也。二之蔀。三之沛。皆四也。見斗見沫。皆以四蔽君之明故。二大夫。位卑。故俟君之信以發志而已。三三公。位尊。象誅之也。四豐蔀見斗。卽二三之象。遇其夷主。夷、傷也。謂三傷四。則四正而大臣得人。故吉行矣。五王假之。故來章有慶譽也。此則既濟矣。上過乎五。日中則昃也。此非臣下之罪。故豐其屋。蔀其家。天降大祥。見斗見沫。漢師以爲日食大祥。則不止日食矣。淮南泰俗訓。易曰。闚其戶。闃其无人。非无衆庶也。言无聖人以統理之也。王充論衡曰。闚其戶。闃其无人。非无人也。无賢人也。義皆是也。易稽覽圖曰。其入消息。日圍一。則圍三年。晝則爲蝕。既暮則爲星亡之蝕。三則圍。鄭注云。雜卦用事。以風雨寒溫入消息。君不覺悟則圍一。圍後消息常不效。三年則日蝕之

兆也。三蝕三既。若三星亡則圍者亡。已滅之象也。日則又圍。爲亡徵也。河出圖。洛出書。更有所命也。三歲不覿凶。蓋謂此矣。

旅

旅與遯同義。遯者將成否。時小人道長。君子退避。旅者當反否。時乾寄坤家。有似羈旅。遯云亨小利貞。旅云小亨旅貞吉。其義一也。遯否成而後亨。九三係遯。上來畜臣妾。二執之用黃牛。此三以權濟否也。旅遯未成。羈旅之人。上无所係。三欲如遯三之權。則焚次而已。喪僮僕而已。焚次者。係遯之反。喪僮僕者。畜臣妾之反也。故三貞于危則二執之。得僮僕貞而五終以譽命。譽命者。亦如遯之易初四則爲家人。非謂貞于遯耳。初之瑣瑣。猶遯尾也。以旅在下而瑣瑣焉。正于惡人。則取災之道。志窮者。謂四不與同志也。二卽次正位也。懷其資。有應也。能執三得貞。斯其旅貞者乎。四惡人无所容。三不變。巽爲齊。以离斧斷斬之。故得其齊斧。其心不快者。坎爲心。初四易位。三得正坎。今四未變。故心不快。心當謂三。注卽謂四。恐非也。六五譽命。與嘉遯亦略同。以未能正惡人。故射雉一矢亡也。上與遯上不同。遯上之三。故得肥遯。旅上不得三應。故喪牛。旅人據非其位。猶鳥之巢。故其義焚矣。王弼云。九三以寄旅之身。而爲施下之道。與萌侵權主之所疑也。上九以旅而處于上極。衆之所嫉。以不親之身。而當嫉害之地。必凶之道也。其言是矣。象曰終莫之聞者。上號咷于三。三不應。故莫之聞也。

巽

旅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陽出于震。入伏于巽。以神明其德。特變成震。乾元用九而天下治。此亦君子所以亨遯也。故曰小亨。與遯小利貞亦同義。初二易位成家人。家人行權正位。巽以行權。與遯亦同。荀氏以巽爲軍旅之卦。二爲軍帥。三爲號令。上爲師還告廟。還斧于君。其義固未盡然。然巽爲德之制。以陽入陰而制齊之。申命文告。必兼武備。經義當爾。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也。進退不承于君。唯武人爲正。初由上動爲乾元。其在爻則二來易位。九二巽在牀下。上九巽在牀下。辭同。或進或退得以權制。故巽爲進退。初專此象矣。二于卦辭利有攸往。利見大人。陽之初。陰來二。卽初之進退也。荀氏云。牀下以喻近也。將之所專。不過軍中事也。史以書勳。巫以告廟。其言是矣。所謂利有攸往也。紛若。所謂利見大人也。必云紛者。巽以申命。主于更令。二在牀下。小事則變更之。紛煩而不亂。則吉无咎也。九三初二已變。在家人當權受。而卦義特變。三不得制。故取險而頻蹙也。四卦辭之小亨也。二動則重明順五。象武人有功。故田獲三品也。五則出命之主。當使上特變之震。无初有終者。初時陽入陰下。民未順從。乾元出。大得民。不喪匕鬯也。先庚後庚。與蠱先甲後甲同例。依馬氏義。令先後各三日。欲使百姓習行而不犯。但甲者事之端。庚者車之更續也。于卦變先三日而益。後三日而震。益民而動。亦其義也。上九動而之初。又卽初之進退利武人之貞也。故又曰巽在牀下。變至三成益。民說无疆。甲兵不用。故曰喪其齊斧。兵者凶事。權以濟之。是其正矣。蓋益時上益三成既濟。喪其齊斧。正九三權變之義。故必失位乃可正。象曰正乎凶。兵凶事也。言以凶而正也。

兌

兌之義陽見而陰說。說在陰而非陽。與豫同義。卦自大壯來而決陰。二曰孚兌。五曰孚于剝。孚于民。是以民說。與夬之莧睦亦同。五曰有厲。與惕號莫夜亦同也。初曰和兌。四曰商兌。商當依鄭氏云隱度也。與初相應。商度而施于民。是以得兌。商賈能隱度財利。注以近利市象商。以商爲喻非。誤也。則朋友講習之義。與初之和正同義。介疾者。民勞民死也。此皆陽爻見于民而得其說。六三來兌。大壯之陰來而說陽。小人之道。三位大臣。故凶矣。上六引兌。引者五引之。亦陰說陽。上爲陽失位。易三而受既濟。故不言吉凶。

渙見禮篇

王假有廟。繼之曰利涉大川。何也。渙舟楫。象人君卽位。首在求賢。猶涉大川用舟楫。書曰。若涉淵水。余唯往求朕攸濟。是其義也。

惠士奇易說云。太元準渙以文。曰。陰斂其質。陽散其文。文質斑斑。萬物粲然。此訓渙爲文也。京氏易傳曰。水上見風。渙然而合。則渙又訓爲合矣。雜卦傳曰。渙、離也。序卦曰。渙、散也。離而合。散而聚。夫言豈一端而已。學易者見序卦傳訓爲散。六爻皆以散解之。九五渙王居。象曰正位也。位可散乎。失之甚矣。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邱。匪夷所思。呂氏春秋曰。渙者賢也。羣者衆。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也。渙爲文章。賢能之象。故有元吉之占。如謂散其朋黨。則君子羣而不黨。羣不可爲黨亦明矣。象曰光大。光大者。渙之正義。非散之謂也。卦名渙者。謂天下已散而復聚之。人心已離而復合之。如光武入關。三輔吏士垂涕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非所謂渙有邱匪夷所思者乎。邱者君象也。九五正居王位。邱之

象。或訓邱爲聚。失之。此論甚美。附著之云。

節

節之道在三。三早正則爲苦節。成屯而出。復位則四時成。制度立。亦遯旅之義也。初正位。不出庭戶而吉。節之宜也。二不正。不出門庭。則非所謂愼密。故凶矣。三君子嗟而正位。本非所咎。所以節者。乾三之權也。四五位正。安節甘節。皆得其道。上苦節。雖凶悔亡。與三无咎亦同義。

甘節與甘臨文同。彼注云。兌口銜坤。坤土稼穡。故甘。此云。坎爲美。故甘。略也。節兌口在下。二變體頤。震稼穡。坎酒。故甘。彼以三甘坤。臨人抑未。故无攸利。此以二甘五。節以制度而下說之。故吉往有尙。謂二。知甘亦二也。

中孚 取訟來者。以陽訟陰。節而信之也。

中孚遯魚吉。卽解云有孚于小人也。謂之遯魚者。无道之世。鳥驚于林。魚駭于淵。魚遯則觸网罟。中孚遯魚。所以議獄緩死也。他卦利涉大川。不過坎象。此獨取渙。而曰乘木舟虛。鄭氏云。舟謂集板。大木爲之曰虛。則虛舟皆舟名。中孚反消爲息。化邦必有其具。與渙正同義。九二好爵與靡是也。以虛舟容物解之。豈其義乎。

中孚主二五相應得賢。初上應三四。三四遯魚。孚乃化邦。初四已正。遯魚之已孚者。月幾望。與二相孚。故初不容有它。四亦亡其馬匹而无咎。以二化邦。孚在二也。三不正。遯魚之未孚者也。上登天而不應。則四

與二皆不足以相孚。故有鼓罷泣歌之象。二化邦而不及三者。非坎離之交也。上登天者。上本离爻。性炎上也。上貞其凶。則三得位矣。上易三。利涉大川。而言貞凶者。上爲大壯之四。將見傷于陰。雞知時之鳥。故登天而不下。交陰易三于上。爲凶而得其正也。

或以雞非登天之物。翰當作鶾。魯郊以丹雞祝曰。以斯鶾音赤羽。去魯侯之咎。登于天者。謂祭天也。然象曰何可長。則非祭天甚明。丹雞之祝。雖云魯郊。亦未必爲祭禮。或當是郊時祈禳之法。未可據爲登天之解。唯古字翰鶾字或通。則翰音或卽是丹雞、亦未可定。魯郊云云見說文。彼云。鶾雉肥鶾音也。則丹雞爲甚明。而丹雞不名鶾音。雉之肥。曲禮。雞曰翰音。亦是雞之肥。翰鶾爲一字丹雞卽能登天。不必爲祭牲矣。

小過取晉來。臣輔君子義。

有其信者必行之。謂中孚之道必親行之。行過乎恭三者是也。韓康伯乃以爲守其信。則失貞而不諒之道。是以信爲過。則何以有過物者必濟哉。

大過陽死坤中。小過陽消否始。故同名爲過。大者過。君子當以權濟之。過以相與是也。小者過。君子當以經正之。六爻各正其位是也。可小事。如行過乎恭之類。矯世厲俗可爲也。不可大事。如大過之過以相與。非其時也。故小過之道。正陰隨陽而已。王弼云。愈上則愈窮。莫若飛鳥。其言以喻陰之當隨陽。而不當乘陽。則得之矣。孔疏以爲譬君子處過差之時。順而立之則吉。逆而忤鱗則凶。則與象相違。其義舛矣。象曰君子。義取于三。小過之主也。二在下則當承三。宜下大吉。謂此臣道婦道。故遇妣遇臣也。此大過老夫女

妻之比也。四不正下。從初則入明夷。反以傷陽。故三當防之。于四又戒之。此亦大過不撓乎下之比也。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所謂小過之時。以此膏澤不下。大臣當取賢者以輔之。公弋取在穴。以初正四。則公卿得其人而兩下矣。此與小畜辭同。則文王爲三公。志在輔殷也。初飛鳥以凶。至公取在穴而正出。則免凶矣。上正位待五則得應。五未正而求應。則三方災眚。然受其凶。小過之時。速動則危。謂之災眚。明非失正。與大過過涉滅頂相似也。

既濟　未濟

既濟未濟皆中興。見禮篇。其在受命之時。則未濟象放伐。既濟象治定。故虞以未濟四爲紂湎于酒。鄭注禮記以既濟五爲紂。二其文王也。

既濟必由未濟。曳其輪。濡其尾。兼未濟兩爻。曳其輪者。不輕進也。而猶濡其尾。則時之艱。非濟之過。故義无咎。未濟之初則不知曳輪。故不知極也。二知之則不濡尾矣。既濟未濟。皆以乾三爲君。而既濟亨小在二。未濟柔得中在五。婦喪其髢。勿逐七日得。所謂亨小也。時雖已濟。禮制未行。內外未正。盜竊未除。故婦喪其髢。言婦者。禮始于謹夫婦也。言髢者。所以飾首。禮之大也。勿逐七日得。上順于三。禴祭受福。禮成治定也。宋儒以爲五不下賢。二喪其茀。五與二爲東西鄰。喪茀不行。豈得爲受福哉。三正位內已治而後可以治外。伐鬼方。治之遠也。三年克之。明濟之難定也。四繻有衣袽。鬼方之民。猶或盜竊。明既濟之不可怙也。皆思患預防之意。五既濟之盛。以適三在坎爲失時。然非五德不足。故无凶咎之辭。上之濡首。濡五也。

三之小人勿用。謂上也。然則上以小人乘五而濡其首。初吉終亂。以用小人之故也。爲戒深切著明矣。未濟震用伐鬼方。謂四。上九有孚失是。有孚謂四。注以比紂在革命。則象紂中興。則鬼方一也。大有注云。四在坎爲鬼方。震謂三也。三未濟征凶者。時未可濟。當如二之曳其輪。利涉大川。時已可濟。當伐鬼方也。未濟反泰。亦以乾三爲君明矣。震用伐鬼方。則四正矣。貞吉悔亡。猶革之有孚改命也。三既正四。以四陽下正初陰。初坤類。故三年有賞于大邦。三陰皆正也。六五君子之光。君子謂三。非五爲君也。上九原未濟之始。由四失正。而六爻皆錯。故曰濡其首。有孚失是。然曰有孚于飲酒无咎者。注以上之三介四。其義未明。當云坎爲孚。謂四。坎酒流頤中。故飲酒。四五既正。上變成坎。有孚于四。上乃之三。故无咎也。變成坎則有既濟濡首之象矣。故又明之曰。所以濡首者。由有孚失是。四乾爲首。而在坎酒中。若正位之孚。則非濡首矣。正爲孚。失正爲濡。既濟爻正。正則將亂。故戒濡首。謂過于濟者。必顛也。未濟爻錯。故爲飲酒濡首。由失正而然。則正位卽濟矣。

跋

皋聞張先生治虞氏易。易事刻最後。印本行世最尠。或謂此書當時有遺議。遂去之。妄也。易事如蠱大畜訟三卦。先生因弟子江安甫條記而復改。見安甫遺學。是先生此書亦最後定也。世儒以學海堂刻經解不及此。疑而爲此言耳。之謙所得先生書。此書具在。重爲校桼。以存一家之學。毋使未見者有異詞也。光緒辛巳八月會稽趙之謙記。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虞氏易事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撰者　張惠言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章

E九四三